

# 有一种爱叫妈妈说冷

刘小铭

旅行中,同行的阿姨跟我分享了一个温馨的故事。幼儿园老师问什么是爱,有个孩子认真地回答,爱就是秋冬的时候明明我已经穿了很多,可是妈妈说冷。年轻气盛的我们,总是觉得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像是盛夏过分热情的阳光,灼热得让人急于摆脱。这种关怀备至尤其体现在加衣减衣的叮嘱中。

有一种爱叫妈妈说冷,爸爸说少。跟父母的一路新疆行,也是一路理解和感恩的旅程。

不管自己经历多少,成长多少,在父母眼中,那个长不大的小姑娘永远是个孩子。他们欣喜地看着我的成熟和沉静,看着我渐渐独立处理自己的事,遇到重要的事情也习惯于问我的意见甚至放心地交给我去办。每当身边的叔叔阿姨夸赞自己的姑娘好看或是懂事,无论假意或是真心,都会让他们的眼眸瞬间被点亮,皱纹深

处是满满的幸福和满足。然而,另一方面,不管他们做得再多,他们总是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那些陈年的叮嘱总是反复一遍又一遍,不是他们记性不好,只是他们太挂念。

去天池的那天,一大早,爸爸就跟我说了三四遍要带件长袖,山上冷。最后要出门了,还是忍不住又再检查了一下我东西带全没。那天天下着微微的小雨,风轻轻拍打脸庞很舒服,有时爸爸看着看着风景,会转过头悄悄打量他半年没见的姑娘,轻轻拍打掉我衣服上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灰尘,然后喜悦简直要溢出眉梢。整个人一直傻傻地乐和着。有同学发微信问我在哪玩呢,他坚持让我停下走路把信息在路上都要说一遍的“醒世箴言”;走路不打电话,打电话不走路。观景不走路,走路不观景。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晚上回来我有些疲惫,早早的就想休息。妈妈不忘叮嘱一句千万别吃完葡萄就喝水,以免拉肚子。并且她“勒令”我为第二天出发去伊犁带上最厚的衣服。我草草地应承下来。

第二天,我带了件薄外套就准备上路。妈妈无奈地摇摇头,又多带了一件厚衣服。那拉提草原上的风好冷啊,却冻不住妈妈絮絮叨叨的埋怨,她一边埋怨着,一边把围巾和厚衣服裹到我身上。最后把自己说笑了,笑了半天对我说你发现没,每次我带的东西,大多都是给你备用的。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低头,脚上的平底鞋也是早上急匆匆要出发的时候被妈妈坚决要求换下来的。还是平底鞋,走得了远路。

爸爸妈妈日渐年迈,或许不再像往日那么高大伟岸意气风发,不再那么事事精通紧跟时代。他们越来越细致谨慎,叮嘱得越来越事无巨细,对我们却越来越依赖。或许,照顾人总是比被照顾更幸福。所以,当肩扛责任的那一刻来临,我们要感恩,感恩父母时时关注的目光,感恩爸爸粗糙的话语背后深沉的爱,感恩妈妈“过分热情”的叮咛,感恩他们直接又含蓄的关心。因为这世上最动人,也最普适的一种爱,叫作妈妈说冷。

行走烟台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又到年底报纸征订季,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欢迎订阅2016年《齐鲁晚报》,订报电话:18660095727。

## 儿时的山会

孙慧铭

老家的镇上五天逢一个集市,每年有两次山会,就如老县志上所说:人民为谋交易便利,每择于所宜地自由聚集,或曰市集,或曰山会……均有定期。两次山会分别在农历的四月二十八和十月二十三,算是规模是比较大的山会,人多货全,周边几十里的乡人,甚至是外地的商户都会赶来参加交易,从早晨到黄昏,能够持续一天。

在距山会的前几天,三邻五舍的就开始约着伴,并相互询问着打算在山会上买些什么。而小孩子的心里也更是早早地算计着山会的日期,并在大人们开始商讨山会购置的时候,试探着问一句能不能跟着一起去,或者是能得到一块两块的零花钱,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同去,那就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那时生活苦,乡下的孩子在平日好吃的好玩的几乎没有,而我在上小学时,学校还会在山会那天放假,所以,赶山会无疑是那时的我们的一个期望。所期望的,也无非就是去看看热闹,买点好吃的。

我小时候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是个老复员军人,每月都有几十块的补助金,所以生活比一般的人家要好一些。大约从四五岁开始,每年山会的日子,爷爷都会牵着我的手,慢悠悠地穿过八里的山路,临近中午时分赶到镇上,径直走进供销社开的镇上唯一的一家饭店,买上两个面鱼和半斤切好的猪头肉,找个座位坐下,我们爷孙俩美美地吃上一顿。吃完后,爷爷会牵着我的手,到山会上去看一会儿马戏,再买上一些日用品和零食,一手提溜着,又一手牵着我,慢悠悠地走回家。

如今,老家一年两次的山会依然如期进行,但是自从离乡求学,后又落户异乡,想想,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去赶山会了。多想再赶一次老家的山会啊,或许只为,重新拾起儿时的那些记忆。

## 二十年后故乡行

高嵩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位于中国北部,以境内“呼伦湖”和“贝尔湖”得名,东邻黑龙江省,西北与蒙古国、俄罗斯相接壤,是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带。呼伦贝尔市人口255万,但面积却达26.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和江苏省两省的面积总和,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四十多年前,我就出生在呼伦贝尔市所辖的牙克石市。牙克石是满语的译音,意思是“要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只有半个小时的行程。在这里我度过了孩提、小学、初中、高中。二十年前,年迈体弱的爷爷和患病卧床十多年的父亲相继去世,一家九口失去了两个天,让本就拮据的家更是雪上加霜。那年八月,我背上行囊,独自一人离开故乡外出闯荡,临行前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在内心深处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混出个样儿,再回来!”

也许是老天的眷顾,来到美丽的烟台市牟平区,正逢公安队伍扩编招收警察,历经多个环节的严格审查,我成功考入公安队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多少次梦回故乡醒来长叹,每每看到别人同学聚会,就时常会想象与同学相聚的情景。

二十年后我终于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家乡的一切熟悉也陌生。城市的街道还是那样整齐,正南正北走



向,从一道街排到十二道街,最明显的改观是原先的平房都变成了高楼。由于通商的原因,走在街上不时能看到俄罗斯美女,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不少异域风情。

沿着熟悉的街道回到我曾经的家。在周围新建楼房的衬托下,原本的平房显得格外低矮破旧。房子里的整体结构没有改变,当年我们弟兄姊妹五个和爷爷一块住的大炕还在,虽然用于增宽的活动炕沿板被拆掉了,但折页的痕迹还依稀可见。

听说我回来了,几个同学不约而同来看我。我们坐在一起,回忆着在学校念书时的点点滴滴,交流着这二十年的人情世故,欢声笑语不断。

假期没完就急匆匆赶回烟台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等系列活动安保任务很重,故乡的情结已释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将一如既往干好每项工作。呼伦贝尔、牙克石,我爱你!等忙完工作,我还回去看您!

## 我的参军梦

刘友铸

1970年夏天,不满18岁的我离开父母,来到百里之外大别山深处的安徽省6910工程1号工地,参加“三线”建设。

工地设立指挥部,由军地有关人员组建。下辖三个民兵连,我们舒城县孔集公社(现城关镇)的近百名青壮年编为民兵二连,连长指导员由县里统一抽调的现职干部担任,连队副职和班排长都是复转军人。连队的日常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开工不久,我调到连部任通信员,后来任文书兼通信员、统计员和器材管理员。主要任务是处理连部日常事务,测算施工进度,搜集好人好事,去指挥部报表、领器材、送广播

稿,还经常帮助炊事班送水送饭,参加工地的线路抢修、排险运渣等劳动。

终日里与大山为伴,听惯了工地上空压机的轰鸣声、坑道内的爆破声和战友们上下班路上的说笑声。与身边的战友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成为生活相依的知己和朋友,也学到了许多军人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几次听到我们连队首长在一起议论,“咱们文书小刘如果能到部队里锻炼锻炼,肯定是个好兵”。说实话,那时我做梦都想着当一名解放军。

1972年春天,我们公社分配到一个军队外国语学院“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名额,我作为第一人选,面试要求很严。因为通信不畅,两天后我才得到这个消息。

当时我们连队驻地在地工地上,与指挥部隔着一座山、一条河,去县城方向有三十多里山路不通客运汽车。连队首长为了让我早日回去应试,主动帮我联系指挥部运送器材的军车出了山。那天辗转回到家中,已是掌灯时分。第二天一早,我一溜小跑赶到公社大院,得知由于未能按时参加面试,这个名额已换成他人。

返回工地后,很多同事替我惋惜,而我们连队首长却一直安慰我。很快就静下心来,像往常一样努力工作。这年冬季征兵开始后,连队首长又鼓励我报名应征,我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绿军装,来到了祖国的东大门——胶东半岛,实现了自己的参军梦想。